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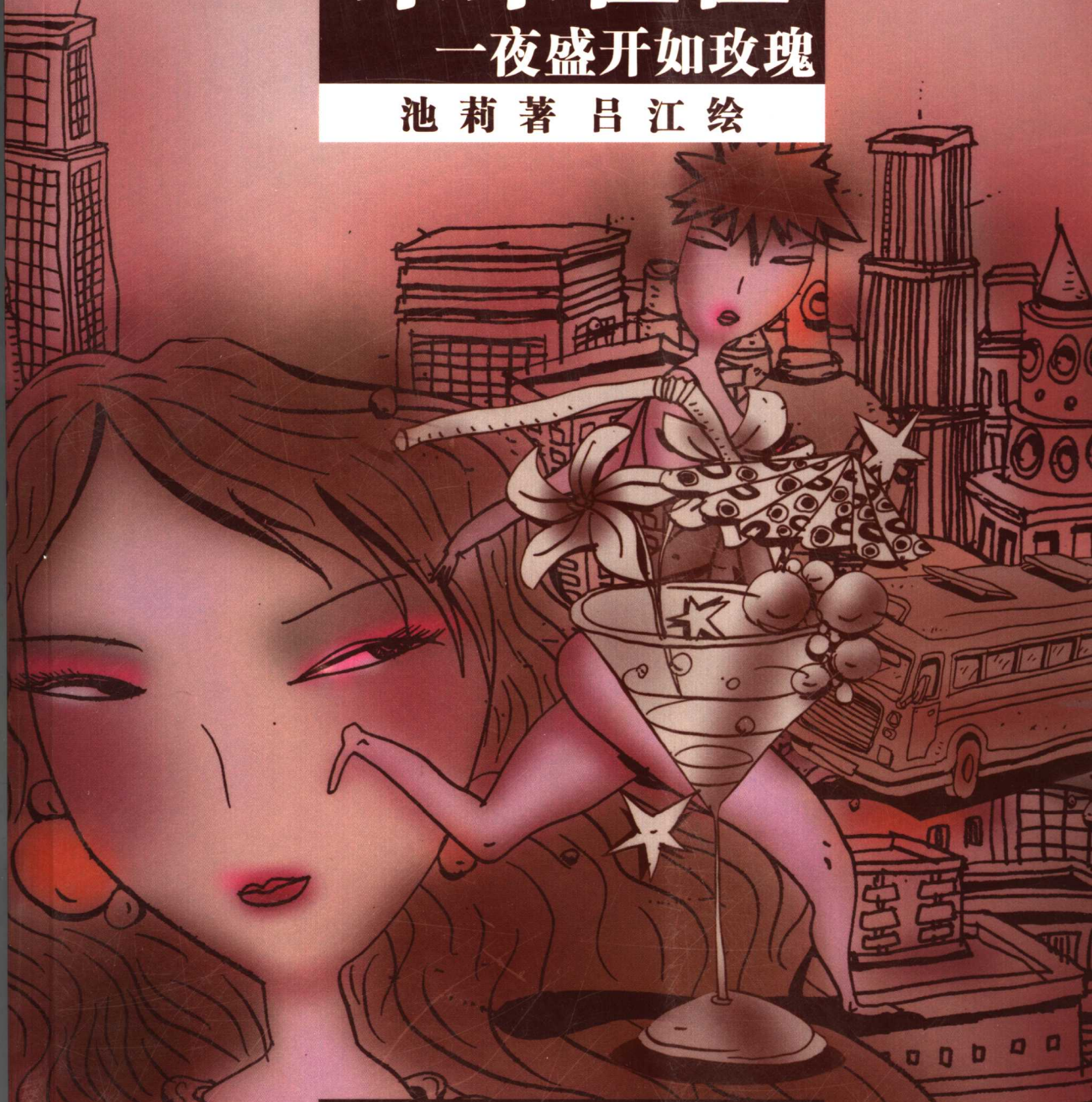


红玫瑰白玫瑰书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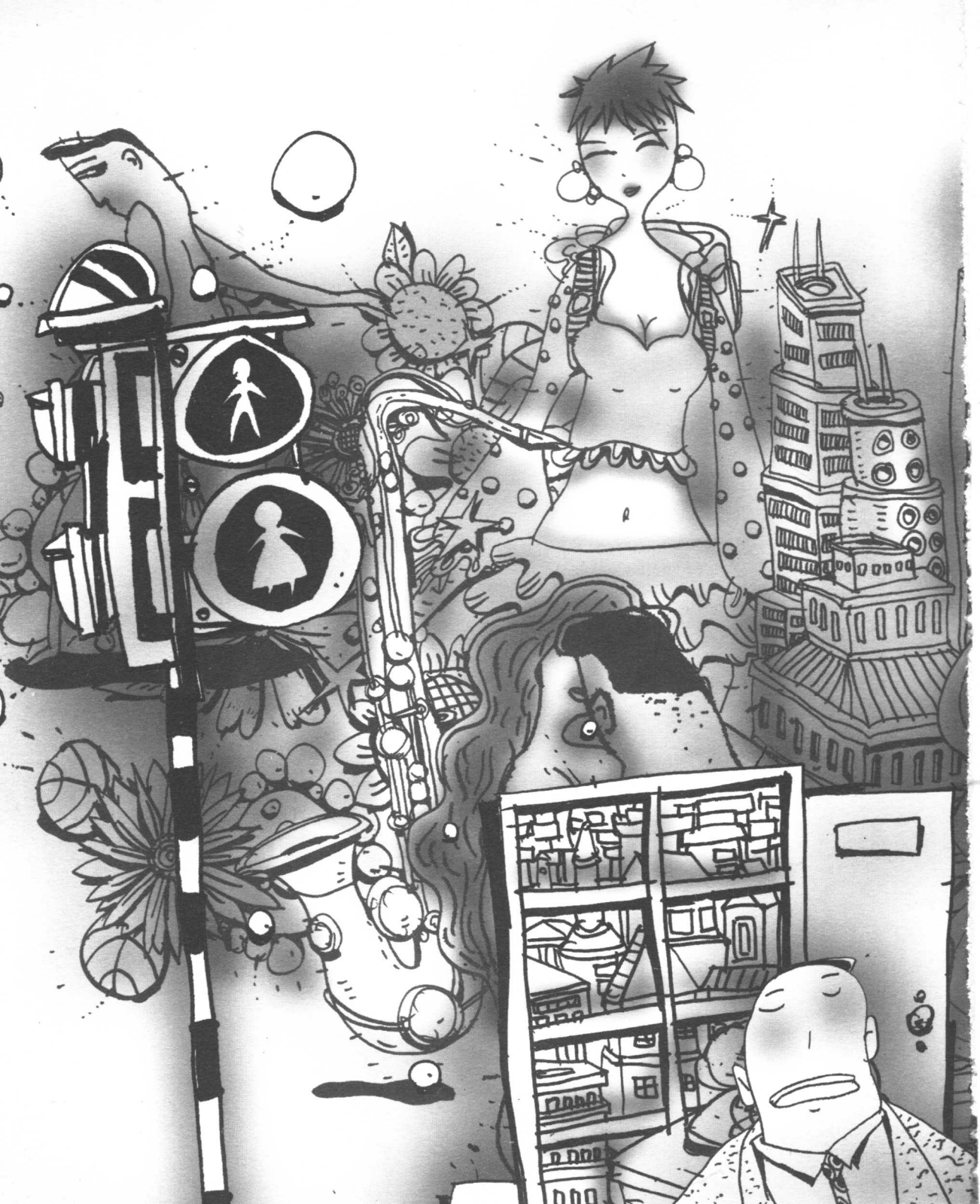
来来往往

一夜盛开如玫瑰

池莉著 吕江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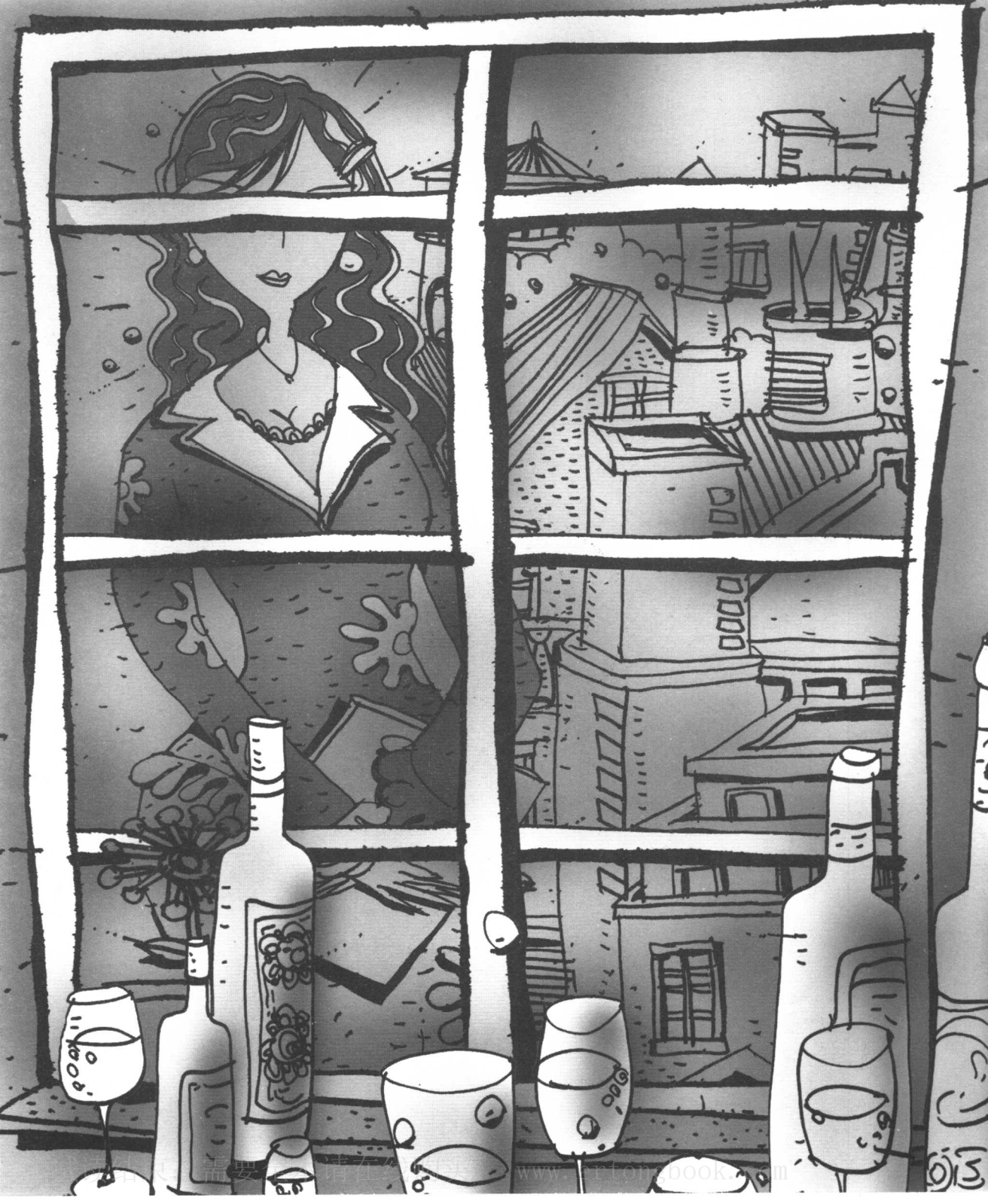


古吴轩出版社











红玫瑰白玫瑰书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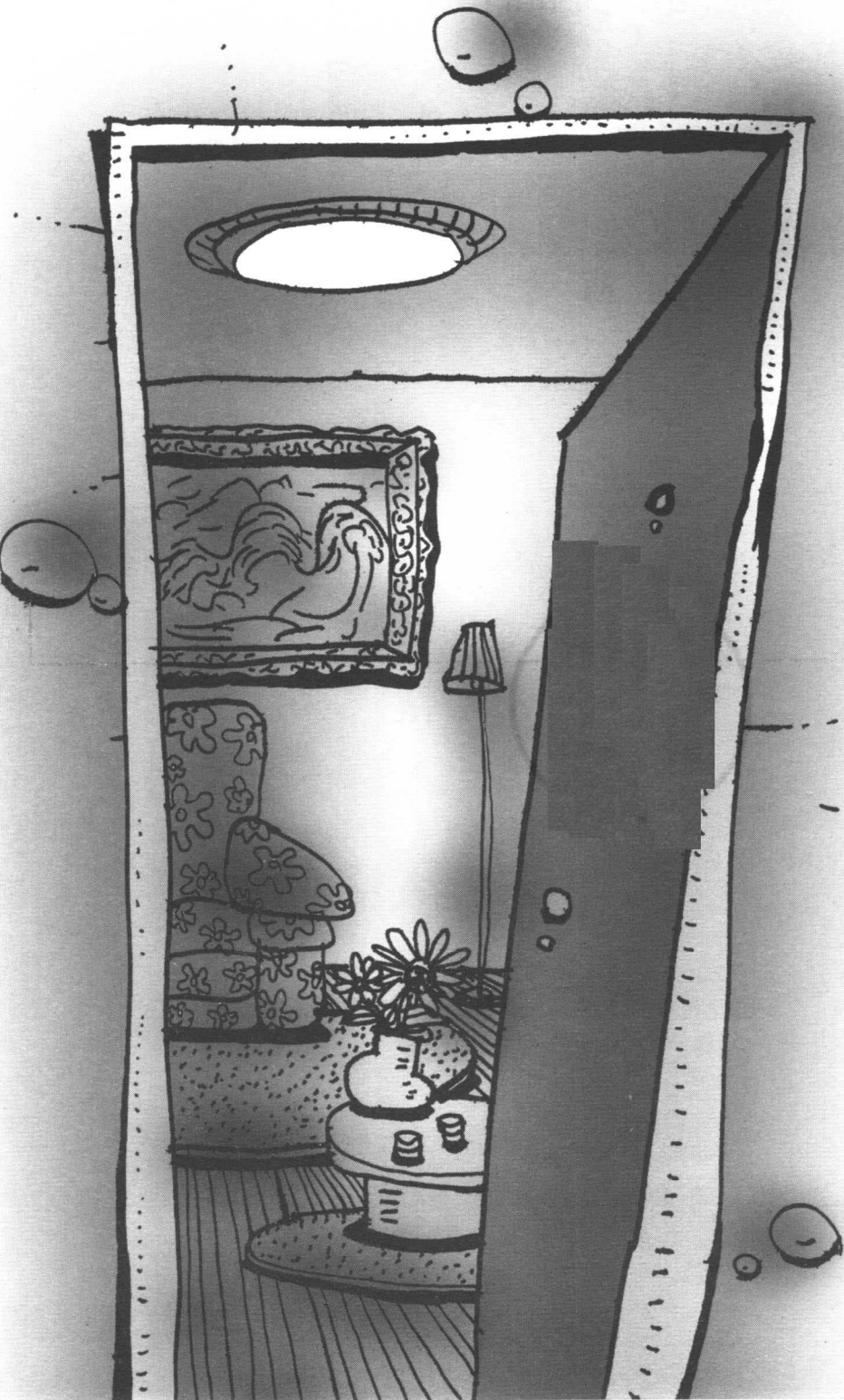
来来往往

一夜盛开如玫瑰

池莉著

古吴轩出版社

中国·苏州



序言：一丈之内

池莉

关于我自己，有一点我始终很清楚，这就是：我出身于一个十分普通的家庭。

在这种与中国成千上万个家庭雷同的普通家庭里，我长成了一个混同于成千上万个中国人之中分辨不出的普通小女子。于是便有着普通小女子的许多弱点和做法。比如，好胜心极强；比如，虚荣心极强；比如，过于敏感或者准确一些说应该是小心眼，等等。

当你由少女渐渐成为女人了，你不再是孩子你便有了责任和义务。你要与这个社会中的其他人相处，与大家共做一件事，或者一块儿开会，你周围遍布熟人同事朋友。如果在这种阶段你还有许多的弱点和做派，那就很可怕了。你会伤害别人也会伤害自己，你会让别人不舒服最终你也不舒服。这时候无论你是漂亮还是不漂亮，无论你有成就还是没有成就，总之你都是一个极不可爱的女人。一个女人极不可爱比什么都糟糕。

那么，在由少女向女人过渡的岁月中，什么对女人最重要呢？这便是女人的丈夫。

想来真不可思议，不知道为什么在我们挑选丈夫的时候总是掉入爱情的陷阱，或者更愚蠢地掉进世俗的陷阱：门当户对、郎才女貌等等。还有最最可笑的陷阱，那就是时髦，社会上哪一种男人时兴就挑哪一种。实际上以上种种标准都与我们对丈夫的根本需要离题万里，因为爱情、门第、才能及财富都不能证明一个男人的品质。

男人作为一个丈夫之后，他的品质太重要了。我和我丈夫可以说是冲着爱情走到一起的。可是婚后不时有大争小吵。排除掉一部分纯粹的因家务琐事的争吵之外，剩下的都是说不出原因的龃龉。例如，我在说件什么事的时候，他让我别说了，他告诉我女人不要唠叨。例如，我为某事闷闷不乐，他不仅不帮着我说话，反而怨我太计较。例如，在某种时刻我的自我感觉良好，他会冷冷地说很一般。我如果怀疑别人对我不好，我丈夫便会嘲笑我；如果果真有人在伤害我，我丈夫就会主张不往心里去。我丈夫从不记仇，大大咧咧，对个人恩怨和名利钱财都看得非常淡漠。我们的争吵大多以我的失败而告终。我有时很伤心，想：这是什么爱情呢？但伤心的同时又觉得还是丈夫说得有道理一些。

日子就这么过着过着，我慢慢觉察到了自己的变化：我没什么小心眼了，我不怎么唠叨了，我的自我感觉不那么始终良好了，我不再注意别人对我如何了，我在坦然率变磊落变真实变质朴，我在有意识地修炼自己。有一日我忽然明白这一切变化都是丈夫的影响，是无数次争吵的结果。因为有争吵，我想我是在抗拒，要女人革自己的命简直不可能。但丈夫的影响是挡不住的，两个人朝夕相处，共枕同床，耳鬓厮磨，同锅吃饭，他的力量巨大而绵密，是一种渗透式的。一对夫妻，不管世俗的标准认为谁强谁弱，男女本身的性质绝不会更改，月亮的光辉就是因为有了太阳的照射。

来来往往



好多男人的实际人生是从有女人开始的，康伟业就是这种男人。康伟业首先认识的是他们厂的厂医李大夫。有一次康伟业一边走路一边看书，一个不当心摔了一跤。这一跤绊在马路边的水泥墩上，整个人飞了起来又扑将出去，他的膝盖、胳膊肘、下巴都摔破了皮。康伟业跑到厂医务室去涂红药水，认识了厂医李大夫。李大夫听说康伟业走路都看书，就拿过康伟业腋下的一本黄封皮的书看了看，是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她惊奇地说：“你这个小伙子很不错啊！你叫什么名字？”

这一天，厂里是那种寻常可见的好天气，工人们在食堂打了饭就出来，三三两两地蹲在草地上或者废堆上吃饭。康伟业在排队的时候站在了厂医李大夫的后面，他主动打了一声招呼：“李大夫吃饭。”

李大夫回头说：“小康吃饭。”李大夫往康伟业手里塞了几粒酒精棉球，说：“把碗筷消消毒。”

旁边的工人见了，嬉皮涎脸地凑近李大夫，哄闹说：“我们也很需要消消毒。”

李大夫正色说：“去！”

李大夫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搭腔的。李大夫是这个大型肉类联合加工厂两千多职工里最矜持最清高最有文化的人，皮肤白得像奶油雪糕。据说她的年龄将近五十，这一点是杀了康伟业他也不相信。

康伟业打好了饭之后，发现李大夫在一边等着他，他就跟着李大夫来到了医务室的门口。医务室的门口打扫得非常干净，有一个小花坛，鸟在周围啁啾。李大夫从医务室搬了两把椅子放在花坛边，与康伟业对坐着，吃饭，闲聊。聊着聊着，不知怎么的话题就扯到男女上。李大夫关切地问康伟业谈了女朋友没有？康伟业红着脸说没有，还早呢。李大夫问谈过女朋友没有？康伟业的脸更红了，说没有。李大夫说她听厂里人讲谁给康伟业介绍女朋友他都不要？康伟业说是的，他觉得自己还早，李大夫说早什么早？恐怕是瞧不起一般的姑娘吧？康伟业腼腆地一笑，不作声了。

李大夫温和地说：“好了，不要不好意思。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天经地义的事情。二十多岁的小伙子该有女朋友了。不然，太缺乏经历，会给以后的生活造成极大痛苦。”李大夫说到这里，放下了搪瓷碗，若有所思地低下头。地上有一群大个子黑蚂蚁在忙碌，康伟业说：“蚂蚁。”他拿脚尖去逗它们。就是在这个时候，李大夫缓缓地抬起头来，对康伟业说：“小康，我要告诉你一个道理：女人是男人身上的一根肋骨，男人没有女人，他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人。”

这话来得太突然，与当时的时代环境完全不符。康伟业慌乱地说：“李大夫，李大夫。”

李大夫见康伟业这样，善解人意地接过了他的话，开了一个玩笑，说：“李大夫说话太大胆了，是不是？李大夫说话很流氓，是不是？”

康伟业说：“哪里。哪里能够这么说。”康伟业不敢正面看着李大夫，他把目光放在医务室的白墙上，那里有一幅油漆斑驳的大型标语：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康伟业大着胆子说：“李大夫，我和一般工人不一样，我觉得您的话很深刻，很有哲理。”说着说着，康伟业渐渐地顺畅起来，他信任地告诉李大夫说：“李大夫，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的话，很受震撼。您也许不知道，我读的是男中，一进初中就搞文化大革命，后来知青下放，在农村呆了四年，没有路子上大学，招工回城，谁想到会被分配到这个厂？当然，我们厂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工人师傅都挺好，只是我，我在冷库，成天扛冷冻猪肉。当然，扛冷冻猪肉也没有什么不好的，毛主席说革命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我是说我们车间只有男人和冷冻猪肉。”

李大夫说：“我明白。”

康伟业嘎嘎笑起来，说：“只有男人和冷冻猪肉。”

李大夫说：“是啊，我明白。”

从这一天以后，康伟业与李大夫成了好朋友。再不久，李大夫就为他介绍了段莉娜。

和全国人民介绍对象的程序一样，康伟业和段莉娜在见面之前首先由介绍人交代了双方的个人条件。段莉娜的条件非常优越。她与康伟业同龄，是中共党员，在社会科学院工作；思想进步，事业心强，身体健康，容貌端正，身高一米六十六；父亲是武汉军区师级干部。康伟业一听段莉娜的简况，人就矮了半截。连忙对李大夫说不行不行，我的条件太差了。

李大夫不由分说地定下了一个见面的日期。在李大夫看来，康伟业的条件一点不差，只有像段莉娜这样的姑娘才配得上康伟业。李大夫以她阅尽人间沧桑的眼光为康伟业下了一个预言。她说：“小康，世道会发生变化的。你这么一个人，不会久困在这个车间里。你的前程不可限量。”她说：“我还只怕将来你看不上段莉娜呢！”

段莉娜就是这样经由李大夫而出现在康伟业生活中。



一九七六年五月的一天，下午三点钟，汉口中山公园百花亭，康伟业与段莉娜在这里第一次见面。康伟业按时到达，段莉娜却先他而到，在李大夫的指点下，远远地观察惶然寻找过来的康伟业。

康伟业事先已知道了段莉娜的大概情况，然而一见之下，他还是大大地吃了一惊。五月是一个花红草绿、枝繁叶茂、蜂飞蝶舞的浓情季节，年轻的、健康的、饱满的姑娘段莉娜，唇红齿白的与这个季节融为一体，炫目耀眼地展现在康伟业面前。康伟业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段莉娜是如此的出众，他的眼睛完全不敢在她身上停留，而像是被猎人追赶的野兔，在公园里到处奔突乱撞。

李大夫对段莉娜说：“这是小康，康伟业同志。”又对康伟业说，“这是小段，段莉娜同志。”然后自己扑嗤一笑，说，“你们握个手吧。”康伟业的手微微动了动又放下了，他怕自己伸出手而对方没有伸手。段莉娜比康伟业大方得多，她说：“康伟业同志你好。”她干脆而利索地向康伟业伸出了她的手，康伟业只是小部分地碰了碰段莉娜的指尖。

他们总算握手了，相识了。康伟业在李大夫走了之后也慢慢地镇定下来了，他的眼睛不再是被猎人追得乱跑的野兔了。他们礼让了一番，在公园的石凳上坐了下来。石凳上不太干净。

康伟业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张报纸给段莉娜垫着坐，因为他看出段莉娜穿的是一条崭新的军裤，弄脏了怪可惜的。



他们基本上是面对面坐着，中间隔着粗糙的小石桌。潮热的春风在他们面前莽撞地吹过来吹过去，恣意柳絮和梧桐的刺毛粘他们的眼睫毛，他们只得不时地眨巴眼睛，都像是患有眼疾。段莉娜双膝并拢，坐姿端庄，表情矜持，白衬衣的小方领子翻在腰身肥大的深蓝色春装外面，一对粗黑的短辫编得老紧老紧，用橡皮筋坚固地扎着，辫梢整齐得像是铡刀铡出来的一样，有棱有角地杵在耳垂后面。段莉娜从头到脚没有任何花哨的装饰品。比如一只有机玻璃发卡，牙边手绢或者在橡皮筋绕上红色的毛线等等。段莉娜无疑是凝重的，正经的，高傲的，具有思想具有理论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一看而知是老三届中的佼佼者。坐在这样一个段莉娜的对面，康伟业惟一比较清醒的感觉就是他们之间的悬殊太大了，以至于康伟业怀疑李大夫对段莉娜隐瞒了他的真实情况。疑点一冒头，康伟业找到了话题，他说：“是这样的，小段同志，我想李大夫对我的介绍不一定全面，我不是中共党员。”

段莉娜小声说：“李大夫说过了。但你是工人阶级的一员，入党总是有个先后并且也不分先后的。”段莉娜显然很有口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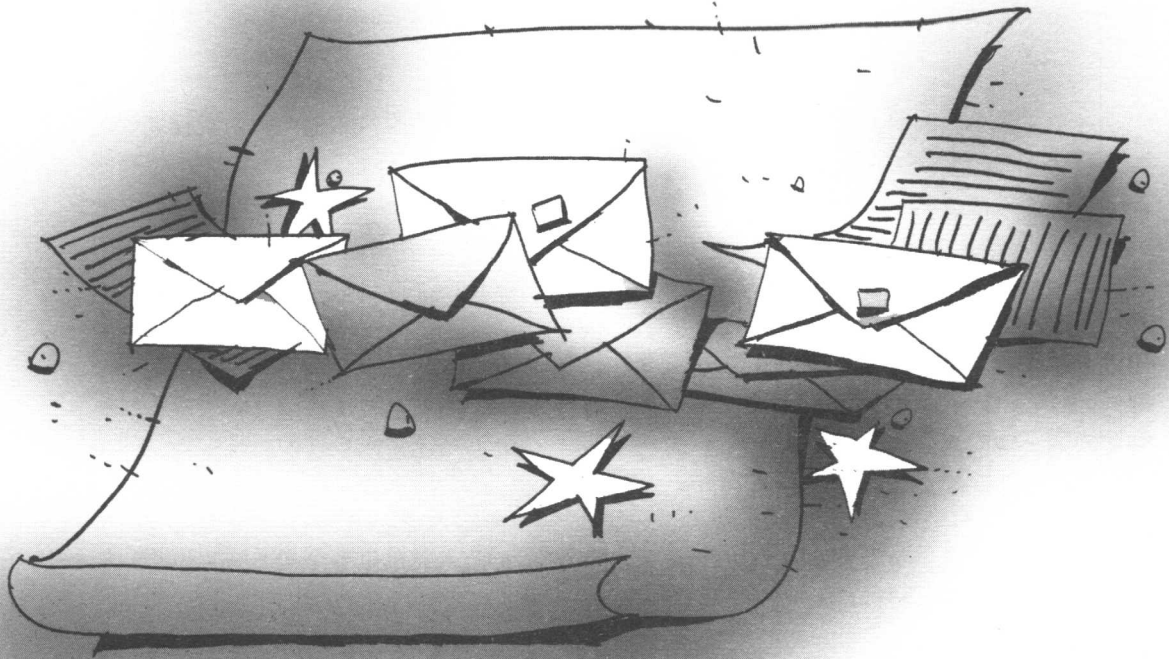
康伟业说：“谢谢你的鼓励。不过虽然我身在作为领导阶级的队伍里，可我并不喜欢我的工作。所以将来似乎没有什么希望。”

段莉娜望了望天空，把交叉的双手做了一个上下交换，问：“冰库管理工是做什么的？”

康伟业说：“扛冰冻猪肉。”

段莉娜说：“哦。”





在段莉娜“哦”了之后，两人就空坐着，一刻，忽然都意识到了一些尴尬。段莉娜果断地站了起来，说：“我家在武昌，要转几趟公共汽车，我该走了。”康伟业也慌忙站起来，说：“是的，我还有事，我也该走了。”他们犹豫了一下，到底也没有谁向谁主动地伸出手去，所以就没有握手。段莉娜背好她的军用挎包，转身快速地走了。春天消失了。康伟业独自在公园里茫然地逛荡，他猜测段莉娜肯定没有看上自己。康伟业对这种介绍对象的方式感到了愤慨。尤其是条件较弱的一方，完全就是烂萝卜黄白菜，人家看一眼什么都不用说就可以拂袖而去。他妈的一个×！康伟业在心里狠狠骂了几句，又寻到了他们坐过的地方，在小石桌附近的草丛里找到了段莉娜垫过屁股的报纸，用脚踹了个粉碎。

一个星期之后，康伟业意外地收到了段莉娜的来信。段莉娜的钢笔字是一手非常漂亮的行书，这倒没有让康伟业感到意外，像段莉娜这样的有志青年，一定会刻苦练字的。段莉娜给康伟业的第一封信简短精炼。

康伟业同志:您好!

首先让我们怀着无比的敬意,共同学习一段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诗词:“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我相信对毛主席的这段光辉诗词的重温,会使我们回想起我们这一代革命青年所共同经历的时代风雨。我们要谈的关于我们以前的许多话题就尽在不言中了。我想可以这么说吧,我们虽然是陌生的但我们也曾相识。

上次见面,谈话不多,这是正常的,说明你是一个不喜欢纠缠女性的正派男同志。接触时间虽短,我能够感觉到你为人的光明磊落和自知之明。自知之明是一种非常宝贵的品格。另外,从你的寥寥数语里,我发现你的情绪比较消沉,这对于我们革命青年是一种有害的情绪。你遇到了什么困难呢?什么困难能够难倒我们呢?中国人连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

等待你的回信。

此致

崇高的革命敬礼!

革命战友:段莉娜

段莉娜的信中一个错别字都没有,用词恰当,行文流畅,富有感染力。康伟业读完信,首先是佩服段莉娜,其次,段莉娜在信中大胆使用“我们”的说法,比她本人更能够激起康伟业的感情和某些联想。康伟业灰溜溜的心咯噔一下奔腾起来。当天,康伟业就伏在深夜的灯光下,给段莉娜写了一封回信。回信借鉴或者说是模仿了段莉娜的风格,与她展开了关于一个革命的讨论。一周之后,康伟业又收到了段莉娜的回信。

从此,康伟业和段莉娜开始了频繁的鱼雁传书,每周都有两封信越过长江和汉水,一封从武昌到汉口,一封从汉口到武昌。在通讯往来中,他们也约会过几次,约会效果都不如信中的感觉好。两人一旦面对面,“我们”这个词都说不出口了。段莉娜的口头表达能力很强,革命道理谈起来滔滔不绝。康伟业的口才原本不差,但是被段莉娜的气势压抑住了,显得迟钝和笨拙,有时候还口吃。而且他们所有的话题都围绕党和国家的命运生发和展开,与男女之情远隔万里。他们一点也不像是为谈婚论嫁走到一起的青年,而像是两位日理万机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康伟业渐渐感到了无趣,他准备撤退。



康伟业在信纸上一遍又一遍地写下“请你不要再回信了”这句话。但他总是没有足够的勇气把信扔进邮筒。康伟业想：人家姑娘那么好的条件，凭什么你说吹就吹？一个不是党员的扛猪肉的工人，月工资才拿十八块钱，你吹一个拿二十四块钱的漂亮党员姑娘，这不是故意伤害人家吗？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毛泽东逝世了。一个晴天霹雳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震响。噩耗传来，人们如丧考妣，失声痛哭，停下了手中正在进行的工作，奔向大街去购买黑纱和制作花圈的彩纸。大街上的人群一片呜咽，犹如世界末日来临。工厂、学校、商店、机关单位、公园、餐馆，到处有人因为过分的悲痛而晕倒。不管是什么人晕倒了，总会有一群人拥上去，抱的抱，抬的抬，有的递开水有的掐人中。共同的灾难感使中国人民一下子亲密起来，一只手总想握住另一只手，个人的肩总想依靠着大家的肩。这一天，突然有人叫康伟业接电话。康伟业对准电话筒大声说：“喂。”那边是段莉娜。段莉娜听到康伟业的声音就忍不住抽泣起来，抽泣使段莉娜显出了女性的温柔，她说：“伟业，毛主席他老人家……”

康伟业也正沉浸在失去领袖的悲痛之中，他说：“小段，你不用说了。小段，你不要哭，要保重自己的身体，化悲痛为力量。我们更重要的任务是如何继承他老人家的遗志，将中国革命进行到底。”康伟业嗓音低沉，语气里充满了前所未有的亲切，既阳刚又委婉。他敏感地意识到段莉娜对他的称呼是亲昵的“伟业”而不是“康伟业同志”了。

康伟业趁机大胆地说：“我也很想见见你。”